

茂峰法師與香港佛教

——慶祝東普陀講寺成立六十周年

覺光

茂峰法師是東普陀開山老和尚，今年是其建寺六十周年，意義非常深遠而重大。

茂老早年曾往寧波觀宗寺參學，親近一代大善知識諦閑老法師，獲益非淺；當年，我亦曾在觀宗寺求法，習天臺教義，親近佛門龍象寶靜大師，隨後赴港島於弘法精舍，侍寶公左右，親聞教誨。日後我與茂老來往，正因此因緣，彼此道誼日益深厚，相互勉勵，共振宗風，可謂「志同道合，忘年之交」也。

茂老非尋常人，尋聲救苦，隨類教化，乘願而來菩薩！茂老感化事蹟甚多，茲略舉數例於後：

（一）一九四一年間，日本軍侵入香港，猛轟濫炸，弄得市民惶惶不可終日，有的人逃避內地去了；有的在饑餓線上掙扎，有的被迫去做勞役苦工，慘不忍睹！荃灣東普陀寺仍住清眾十多人，吉祥院住女眾二十多人，附近工廠工人亦紛紛躲藏在寺內，避難者達三十多人；日軍遍佈市郊各地，散兵到處掠奪財物，強姦婦女，作惡多端；遠近婦女視東普陀寺為避難所，越來越多。

茂老目睹同胞不幸遭遇大發慈悲心，收容百多位婦女藏於吉祥院內，四周巧飾掩護物。茂老為了掩日軍耳目，穿上黃色僧袍，將當年在臺灣弘法時，日皇所贈的金燦五衣，在黃緞布袋上蓋禦璽，懸掛胸前；日軍官兵見其服飾，非常恭敬，不敢侵犯，寺院受到保護，躲藏的鄉村婦女百多人，逢凶化吉，逃過了厄運！無一不感激茂老恩德也。

（二）一九四八年間，大陸僧尼受到戰火的波及，紛紛逃往香港避難；兩年左右，逃來的僧尼約有四、五百人之多。在那時，香港佛教不發達，平靜的社會，只有數間佛教精舍，供男女信眾念佛的道場，僧人也不多，因而也沒有大的寺院，更談不上什麼十方叢林了。

這麼多僧尼逃來香港，確實是個非常嚴重的現實問題。那時佛教會設在灣仔道，在一座唐式的樓上，二樓是佛堂，三樓是客戶，只能住二、三人而已。當時佛教會負責人（筏可和尚擔任會長）亦感到非常困惑，不知該如何辦是好。有些

精舍只能暫時住些人，如鹿野苑等。

難道是讓僧尼流落在街頭不成？在這一關鍵時刻，茂老大發慈悲心，願將自己修持的小廟臨時充作十方叢林，海單接眾，大開方便之門！總算有了著落，可以安單住眾了。

茂老菩薩心腸，未曾考慮周詳，所謂「粥少僧多」又當如何辦呢？寺裡的出家人對茂老說「道糧不夠啦，只能吃兩三天呀！」……

茂老並不擔心！幸好那時有位毛文達居士跟報館熟悉，將東普陀嚴重缺糧的訊息報導了出來。就在最後一餐的當兒，突然有護法居士發心送來十幾包糧食來了。茂老的道行感應，天龍八部護持道場。正如茂老常說的一句話：「有一位羅漢在，就有一份道糧來！」數年來，寺內從未斷過一次道糧，真是佛門中的奇跡。

東普陀寺在這緊要關頭能一下子海單接眾，住下二、三佰僧尼安心修道，這在香港佛教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，為海外佛教發展，奠下永不磨滅的基礎。昔日在東普陀掛單的僧人，而今已成為一方的高僧大德了。所謂「飲水思源」，茂老的恩澤遍及十方，光照人間。

（三）茂老度化有情不知凡幾！權巧方便，不拘一格；隨類教化，普門示現。數十年前，東普陀寺一帶地方所謂窮鄉僻壤，農村的幼兒甚多，爬山門、攀高樹，即靈活，又撒野；不讀書，不聽話。這一群「野孩子」看見茂老走出山門雀躍異常，成群結隊跟隨茂老，亦步亦趨，跟到荃灣市街上，茂老喜悅說：「回去！」

這群孩子顯得很聽話，很馴服的樣子。

茂老很關心這群貧苦人家的孩子，他為了播撒佛種子，他用了兩張郵票大小的紙張，在這塊小白紙上寫上「茂峰」兩字，放在衣袋裡。他走出門口，看見一個小孩子，他說：「合掌念一句阿彌陀佛！」孩子照話做了，茂老就給他一小張白紙塊，到寺裡去就憑此紙換港幣一毛錢！不多久，山上的孩子都念起佛號來了。茂老一天都要花掉數十元哩！錢是身外物，但孩子幼小心靈受到佛化的熏習，逐漸把孩子們改變為循規蹈矩有上進心的少年了。後來有不少孩子皈依佛門了，為父母者更感激茂老潛移默化，挽救了被視為「不長進」的頑童。

茂老一生中弘法利生的事蹟很多，很多。對香港佛教以及對世界佛教都有過巨大的貢獻！是後輩的光輝典範，是近代的一位高僧。

了知法師是茂老親自選中的得意門人，所謂「名師出高徒」。而今是東普陀現任方丈「名山得主」，相信不久的將來，東普陀講寺丕振宗風，大放異彩，指日可待也！

癸酉年九月於粉嶺觀宗寺丈室